

英國文學

程鷗夏雨合編



中流書店刊

英 國 文 學

程鷗夏雨合編

中 流 書 店 刊

「英國文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實價二元

編輯者：程鷗：夏雨

裝幀者：錢君 郅

發行者：許楊 侯

出版者：中流書店

上海天潼路泰安里118號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總代售：中國雜誌公司

暨各大書局

英國文學序

接受外來的文化，是發揚本土文化的唯一源泉，不但在歐洲的文學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許多事實上的例子，即就把二十年前發生於我國國內的五四運動來看，從民四到民十六之間的新文藝作品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一大半的力量，還是得之於當日從歐洲繙譯過來的作品，像易卜生，托爾斯泰，安特列夫，柴霍甫，史特林堡，顯克微支，法郎士，莫泊桑等等，在這許多偉大作家的譯文裏，初期的新文學作家接受了他們思想上的，技巧上的遺產，才奠定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塊基石，中國因地理環境的限制，及語言的深奧，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歐美小說被譯成中文的還是近幾十年的事，但年代雖短，而被介紹過來的各國各家作品的數量，却也有相當的可觀，而所遺憾的是這些散見於各雜誌的譯文至今還沒有一部有系統整理的選集問世。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在文字上的反映，因了作者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有所不同，因之表現於作品裏的風格內容也便二致，一國有其該國文學的特殊風格，我們要接受世界文學，不外乎往下列二

種研究方法着手（一）從主義的派別來研究。（二）從一國的文學個別來研究。

關於前者，本社已出版了『世界文學叢刊』問世，現在我們再行編印這冊『英國文學』俾有志文學的青年便於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英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領域裏向有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也復不少，這裏所選的，是從百五十餘種的譯文中經過嚴格選擇的，本書可說是研究英國文學的珍貴寶庫，是文學青年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序

莫理孫原著

樓梯上……………胡適譯——

摩爾原著

追念……………秋蓮譯——

史蒂文生原著

自殺俱樂部……………豐子愷譯——

吉辛原著

一個窮的紳士……………朱湘譯——

喬伊斯原著

複本……………傅東華譯——

高爾斯華綏原著

迂士錄.....傅東華譯一〇一

哈代原著

心獄.....伍光建譯一二三

勞倫思原著

病了的煤鑛夫.....杜衡譯一四二

赫胥黎原著

半天玩兒.....徐志摩譯一五五

恩蓋爾夫人原著

手與心.....胡仲持譯一七八

樓梯上

莫理孫原著 胡適譯

這所房子也曾見過世面來。當年倫敦東頭商業興旺，裝船的和造機器的還不至於不屑住在他們的工場所在的區域，那時候曾有一位體面的主人住過這房子。但是現在這所高屋，磚牆雖然還結實，外觀可很難看了！走道兩旁，污穢不堪，油漆也剝落了；窗子有開裂的，有釘補過的；大門是終日開着的，婦女們坐在石級上，閒談着疾病，死喪，和物價；地毯上一個一個的都是絆人的破洞；樓梯上和走道上到處都是泥污。因為八家人家合住一所房子，誰家也不肯買一塊門口擦腳泥的粗席，況且那條街又是一條常是泥濘不乾的街道。這房子不但難看，還有種種氣味，沒有一種是好聞的（一種是煎魚

臭味。」

雖然如此，這房子卻還不是一個貧民窟。

三層樓上，一個瘦削的婦人，兩隻手腕露在短袖外，站住了在一個房門外偷聽；那房門開了，從那久閉的病房裏放出一股腥臊氣味來。一個曲背龍鍾的老婦人站在門檻上，一隻手握住身背後的門。

那瘦婦人問道：「克狄太太，他現在可好些嗎？」說時，她對那門開處一點頭，

那老婦人搖搖頭，隨手把門帶上。她的牙牀在那枯瘦的嘴裏磨來去磨：「好是不會好的了，直等到他走。」說到這裏，略頓一頓：「他快要走了。」

「醫生說沒有指望了嗎？」

「天哪，我不要問什麼醫生，」克狄太太臉上頗像忍不住要笑：「我見過不少的醫生了。這個孩子就要行了；我也看得出的。況且——」她說到這裏，把門又拉一下，關緊了，她才低聲說：「——他們來接他了。」她使勁點一點頭，接着說：「三個鬼昨晚在牀頭作響！我懂得那是什麼意思！」

那瘦婦人皺起眉頭，點點頭：「呵，是的，我們遲早總逃不過這一天。有時候，這樣脫卸，倒也快活。」這兩個婦人各朝空處望着，那老的點一點頭，嘴裏咯咯作聲像田雞叫。一會兒，那瘦婦人說道：「

他總算一個好兒子，可不是嗎？」

『噯，噯——我當他是一個很好的兒子了。』老婦人似乎有點不高興：『雖然我只有一個工會可以幫貼一點，我總要把他的後事辦的好看點。多謝上帝，我還辦得起！』她很凝想的說着：一只拳頭托着頰巴，睜着眼睛望着樓梯上漸漸暗下來的夜色。

那瘦婦人說，『當日我的男人死時，』她提起此事，似乎得意起來了，『我給了他一個很冠冕的出喪。他是一個奧德斐洛會員，我得了十二鎊錢。我辦一個橡樹棺材，一輛開敞的柩車。我們一家坐了一部馬車，他的同伴坐了一部——都是雙馬車；還有翎毛，還有護喪的執事。我們揀最遠的路，繞到墳山。棺材的人對我說，「孟代太太，無論怎樣，你心裏總可以覺得你待他不錯了；在這一點上，總沒有人能怪你。」是的，沒人能怪我。他對我是個好男人，我也給了他一個好看的埋葬。』

那瘦婦人很得意了。這個聽的爛熟的孟代出喪的故事，今天在克狄太太的耳朵裏忽然發生一種新的趣味。那老婦人反搭着下頰巴，磨來磨去，說：『我家巴白也會有一個冠冕的埋葬。有了他的保險錢，再東湊上一點，西湊上一點，我就辦得下了。只是護喪的執事的一層，我可說不定。那是一筆費。』東頭的方言，婦人們看中了一件東西，而沒有錢買到手時，他們不明說買不起，只說那是一筆『

費，』或說一筆『大費。』意思是一樣的，只是說來好聽點。克狄太太也曾估算過她的家私，終覺得執事是一筆『費。』在一個省錢的出喪，執事人（*Mutes*）至少也要半鎊金錢，另外還得請他們喝酒。孟代太太說是要那麼多。

老婦人點點頭，『是的，是的，半鎊金錢。』這時候房裏邊發生一種沒氣力的響聲，像是病人用一條手杖敲着地板。老婦人喊道，『就來了。』——她伸手去抓門上的手柄，一面說，『是的，半鎊金錢；但那可不算少了，我想不出法子怎樣弄這筆錢，——眼前真沒有法子。』她伸手去推門，又頓住了，找上一句道：『除非我不用翎毛了。』

『不用翎毛，那是很可惜的。我要……』

樓梯上有脚步；忽然有絆了一交的聲音，接着就是一個人人生氣賭咒的聲音。克狄太太瞪着那將黑的夜色，問道，『您是大夫嗎？』

來者是醫生的助手；他進病人的房裏去了，孟代太太也自踱上別一層去了。

有五分鐘的時候，樓梯上更黑暗了。醫生的助手——一個少年人——從病房裏出來，後面跟着那老婦人，拿着一支蠟燭。孟代太太在上層的黑暗裏聽他們說話。

那助手說：『他快要落下去了；他務必喝點提神的東西。曼塞大夫叫給他紅酒喝。酒呢？』

克狄太太嘴裏咕嚕，怪可憐的。那助手使着一種不很在行的腔調（他是一個月前才准行醫的）說：『我告訴你，他務必喝點，他吃不下硬東西了；我們不能讓他這樣落下去。多挨過一天，也許會轉機呢。——可是因爲你買不起紅酒？』

老婦人說：『那是一種費，——費那麼多，大夫一天一天的半升牛乳，還要這樣，還要那樣，還要……』她說不清楚了，頰巴只磨着。

『但是他務必喝這個；就是你的最後一個先令，你也得買給他喝。如果你當真沒有這幾個錢……』他略頓了一頓。他不是一個有錢的少年人，——有錢的少年人不會來替東頭醫生當白差，——但他記起昨天晚上打納牌時，一堆一堆的大便士贏進來；況且他是新來沒有閱歷的人，想不到他會自己投去上當。所以他摸出五個先令來，說：『如果你真沒有錢，——也罷，拿這個去，買一瓶好的。不要到小酒店裏買。不要忘記，立刻就買。他早就該喝這個了。』

他可不知道，說也巧得很，原來他的師傅前一天也曾犯過同樣的不小心。給的錢的數目都是一樣的，也是在那樓梯口過付的。克狄太太既然不說，他那裏知道；他摸下樓梯，走上那泥濘的街道，心裏

盤算：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兒子打牌贏來的錢，這樣花掉一點，不知可以贖罪嗎？

但是克狄太太拿蠟燭進房時，鼓起了臉上的皺紋。很聰明的搖搖頭。『鏘』的一聲，五個先令掉在一把茶壺裏去了。孟代太太聽到這裏，也就走開去做她自己的事了。

房門閉了，樓梯上全是黑暗。有兩次，一個同屋的人下來，上去，又下來；那扇房門還是閉着。底下幾層，男的，女的，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偶然一種喊聲，或一種笑聲。從街上送過來，馬路旁的石路上，腳步的聲音，更清脆，更少了；從底上一層的走廊上，時時有醉鬼走路跌撞不穩的聲音。

一隻破自鳴鐘，噉噉的亂報鐘點；每隔二十分鐘，準有一個警察的腳聲走過，似乎有意譏嘲那破鐘的時辰不準。最後，有人把大門關了，街上的聲音就模糊了。樓梯口上那間房裏門上的鑰匙一轉，鎖上了。此外，更聽不見什麼了。下面一隻慘暗的燈光，照了幾個鐘頭，也就滅了。那發了瘋的自鳴鐘，噉噉的不息；但那間房裏終夜沒有人出來，也沒有誰開那房門……

次日早晨，孟代太太來敲門，那房門上的鑰匙一轉，門開了。停了一會，那兩個婦人同走到樓梯口，克狄太太戴着一頂不成樣子的帽子。

孟代太太說：『阿，他是一個很好看的死屍，白的同蠟一樣。我的男人死時，也是這樣。』

那老婦人又作田雞叫了：『我不能不走了。又要去問保險錢，又要給他量身材。夠忙了。』

『夠你忙了。你要那一家槓房？衛金好嗎？我那回僱的是衛金家。比開基家好點。開基家的執事，穿的衣服不漂亮，袴腿竟有擦破了的。如果你想用執事……』

『自然，自然，』克狄太太很僵硬的點一點頭：『我要用執事。多謝上帝，冠冕點，我還出得起。』

『還用翎毛嗎？』

『是的，還要翎毛。究竟用翎毛也費不了多少錢。』

追念

摩爾原著 秋蓮譯

我初次看見她，是在宏敞的威斯得明司脫大會堂裏——看見她的尖削的龐兒，她的紅色的頭髮，她的雪亮的牙齒。第二次我看見她，是在她自己家裏——是一所改建的村舍，一半兒是別墅，後面是打麥場，一部繁響的打麥機，一個鴿棚，毗連着馬廄，常常聽得馬具的桔槔聲同馬夫的斥叱聲，好像那肥大的耕馬從沙田裏工作回來或出發到沙田裏去工作去。她便在一箇種滿各式樅樹的花園裏，一天到晚培植着花兒。晚上我們相聚的那隻客廳裏，她的丈夫默默的吸着煙斗，那幾位年輕的女兒，棕色頭髮披在她們的背上，便玩着雙人跳舞，只有她一個人說笑個不休，她的說話很流暢，她的笑聲

很宏亮，那時，我剛只十八歲，非常熱切的在研究宗教問題，有一天，我告訴她，我帶在衣袋裏的書，有時候要研究的。是康德的『純粹理知論』。我對她講這本書的價值，似乎一點也引不起她的注意，她顯然缺乏討論宗教問題的趣味，使我很詫異，因為她確是一個虔敬宗教的婦人。我真不懂怎麼盲目的信仰便能使人滿足的呢。有一天，在花房裏，我閒蕩着在那裏，她便對於『理知分類的演繹法』那章書說了許多閒話，並且，還笑說道，她要叫我叫作康德了。這個綽號並不得到她家裏的別人承認——別人是替我另外造了一個更加容易喚起他們的想像的綽號——但，她卻總保存着她給我的綽號，在我們做着朋友的那麼多的時日，她從來也不會叫過我別的名字。

爲何我會同這般人做朋友，這是沒有理由可說的。我們在性格上，氣質上，都是相反，不過，有些地方似乎相同而已。如果說，兩方面總有一方有些兒心意存着。那麼，在我方面是一點也無心的，那時，我完全是一個莫明其妙的孩子，我的青春是一個大夢，我的朋友都是夢裏的憧憬。我看朋友，我瞭解朋友，是同一個人躺在豐茂的草地上，仰看着天空中夏雲的幻變，瞭解夏雲的幻變，一樣的莫明其妙。就是這種樣子，我再三再四的去拜訪，一直到我知道那個戴着高帽子沙田上散步的老爺死了，我的幾位朋友搬家到一百多碼遠的那所房子裏去——那是一所意大利式的房子，隱蔽在沿海一帶的榆

樹中間。在他們的新屋裏，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舞臺上的戲子，那新廂房的建築同新花園的花木，使我纔覺得他們比較先前我覺得的幢影切實了一些，我也感到好像是看舞臺上的背景，我離開他們也便如我可以離開一齣戲似的，走上了人生別的一條線索後，便即使在我什麼都想了起來的當兒，也很少想到他們了。幾年過去了，到外國去了很久的一齣，回來後，我纔在倫敦又偶然的碰到他們。

從新又再三再四的去拜訪。我的這幾位朋友仍舊都同當年別離時一模一樣，他們的屋子也和當年仍相同，他們的生活的治理也與當年一點兒沒有改變。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一點兒心意的變動，直到有一天，我同她的一個女兒在花園裏散步，纔一種家庭的意識忽然到了我的心上。從此之後，我似乎常常要知道這幾位朋友，他們似乎是我的人生的部份了。這是一種忽然的銷魂的愛情之甦醒，人生好像黎明時的田野一般的開展出去，在許多新的不可思議的式樣裏變做清晰而切實了。尤其使我驚異的，是我發覺了我自己竊慕着她，那個在十五年前看見她一點也不懶粧的婦人。他此刻是五十五歲了，但，看她那麼小姑娘兒似的相貌，那麼嬌嫩，那麼嘹亮的笑聲，誰也不會相信她是這麼大年紀的，無論如何那我明知道她是比我初見她時老了十五歲了，不過，這十五年的光陰，卻帶來了彼此的瞭解和同情的心意。我倆變爲知己了。我留意她所穿着的衣服，告訴她，我最愛她穿什麼。只在